



好更能景光的兒明

著 等 風 火 石

版 出
行 發 店

版 出 勤 勞
行 華 店 書 華 新

1247.7

732

好更能景光的兒明

著等風火石

版 出 社 版 出 勤 勞

行 發 店 分 總 東 華 座 書 華 新

明兒的光景能更好

著 者 石 火 風 等

出 版 勞 動 出 版 社

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

發 行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
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 刷 大 東 書 局 印 刷 廠

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十七號

1951. 3. 32K.A (0001—6000)

目 錄

伊凡諾夫和小劉.....	新 國 (一)
明兒的光景能更好.....	石火風 (一二)
淑鳳和小張的婚事.....	周恩惠 (三十)
娃麗和她的徒弟.....	張 琳 (四六)
大哥依林.....	車 因 (五八)

伊凡諾夫和小劉

新 國

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，是設計科女製圖員小劉有生以來最難忘記的一個日子。五點笛剛拉完，設計科的二十多名男女同志，都圍在蘇聯科長伊凡諾夫同志的前面。因為蘇聯科長要回國了，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談話。

「同志們！我們相處了整整三年。……我走了以後，只有一個希望，就是要你們努力學技術，你們的國家，正期待着你們。孫恆魁的技術是很有基礎的，對別人要多幫助些，特別是劉敏芝這個女孩子……」說着，蘇聯科長就從他四周站着的人羣裏找小劉。

「怎麼沒有呢？」科長驚奇的問。

大家都你看看我，我瞧瞧你，果然人羣中沒有小劉。于永信說：「小劉也真怪，偏偏在蘇聯科長要和咱分別的時候，她不知跑到那裏去了。」才來的王春芝說：「是呀，下班以前我就看她不大高興，是不是回家了？」

十八歲的小劉，編着兩條小辮兒，穿着一身男同志穿的工作服，還是孩子脾氣，工作之外就是有點好打鬧。蘇聯科長常和小劉說：「劉敏芝，我一見了妳那個樣子，就想起了我的女兒來，她長的和你差不多，也那麼頑皮。」

「小劉在這裏哭了！」王春芝指着小劉說。小劉一個人伏在案子上，兩隻手抱着頭直哭。伊凡諾夫同志急忙擠出人羣走過去，像哄孩子似的把小劉抱在懷裏，掏出自己的白手巾來，一邊給小劉擦着眼淚，一邊摸索着她的頭髮說：「劉敏芝妳不要哭了，應該高興才對呢。妳忘了妳自己不是這樣說過麼：『我現在是製圖員了，真說不出的高興。』我走了那有什麼，妳現在不是已經能製圖了嗎？好啦，好啦，別哭啦！」

伊凡諾夫同志雖然叫小劉不要哭，但是他自己的心裏也是一陣陣的發酸，又因為守着那許多人，臉上還得勉強笑，真是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。誰知小劉聽伊凡諾夫同志這麼一說，却放聲大哭起來了，把些男同志的眼圈也哭濕了，就是沒有掉出眼淚來。

這時大家都搶着拿出自己的筆記本叫蘇聯科長簽分別的字。小劉好像忽然想起

一件大事似的，急急忙忙的擦了擦臉上還沒有乾的眼淚，眼圈也哭紅了。順手從布袋裏掏出來一個小紅紙包，走到伊凡諾夫同志面前。蘇聯科長以爲小劉也要來要求簽字，一看，不對勁，小劉拿的不是筆記本，而是小紅紙包。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，看看小劉耍的是什麼把戲。

小劉打開紙包，便是一陣撲鼻子的香味兒，她慢慢的從紙包裏拿出她在每年端午節時，帶在身上的，最愛的一個香荷包。

「伊凡諾夫同志，這是最愛的一個香荷包，我把它送給你的閨女，告訴她，這是中國朋友劉敏芝送的。」另一隻拿了一張二寸全身像片，說：「這張像片送給你，做爲分別的紀念。」

日本鬼子倒台的前一年，小劉才十三歲，這年的六月間，小劉的哥哥被抓了勞工，發到了「北滿」，死活也不知道。四五十歲的老父親在船渠幹活，一個月六七十塊錢，那能養活一家大小五口人呢。

一天老父親和小劉說：「敏芝，倒霉的淨是咱窮人，妳看咱家現在這樣困難，不能供妳唸書了！」十三歲的小劉，雖然不大明白住家過日子的難處，但她心中多少也有個數的，默默的點了點頭。從此以後，她就常常和隣居的王大娘一起，避着日本鬼子的青葉組合監視，到侯家溝去買點青菜，回到小菜市上賣點錢，好幫助家中的生活。

小劉的老父親，好不容易在廠子裏的勞務科託了個人，運動了二十塊錢的朝鮮票子，給小劉在日本人住的「興亞寮」裏找了個掃地擦桌子的差事。當時可把小劉樂極了。

可是她就樂了一天。一到「興亞寮」，小劉就受着他沒有受過的氣，管她的那個帶四個眼的，鼻子下一簇小鬍子，像個小地瓜蛋似的舍監松本，檢查活的時候，連眼皮底下都要看看有沒有灰。挨罵是家常便飯，挨了打還不敢哭。當小劉挨了打，跑回家去哭的時候，老父親只得安慰她說：「好孩子，別哭了，湊付一點吧，誰叫咱窮啦，要是老天爺有眼睛的話，看見咱受的罪，就快叫日本鬼子倒台！」小劉一聽父親這樣一說，便只得擦乾眼淚，回到「興亞寮」來。

「八一五」這天，日本鬼子可真的倒台了，小劉以前所盼的老天爺能救她，原來不對，是從未聽說過的蘇軍。她當時真摸不透，這些蘇軍爲什麼要來解放她？

住了幾個月，那些雄耀耀的日本人都搬走了。接着又搬進來一些蘇聯人，起頭小劉有點怕，住了幾天，覺得這些人和日本鬼子根本不一樣，比如說：活幹的不對，他們用手比量着教給她，都拿小劉當小妹妹看待。

管怎麼說吧，小劉的心裏老像有一塊大石頭壓着似的：「日本鬼子倒台了，我還幹這個活，可不大對勁，我要去問問爹唸書去？」當她把這個問題，向父親提出的時候，父親說：「妳別着急，等有了機會我給妳找個地方去學手藝，反正在工廠裏也有學習，和學校一樣。」

老父親這麼一說，她要學習的熱情就更高了。沒有活的時候她就找隣居的桂英姐姐借新書看。有一天，她看八路軍抗戰的故事，正看上了迷，一隻粗大的手拍了她的背一下。小劉又當是日本鬼子時候的老舍監叫她幹活了，把書一合，起來就跑，一下子被另一隻手拉住了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在廠子裏設計科的伊凡諾夫，她就放了心，又坐下來。

伊凡諾夫笑着說：「小妹妹你願意看書麼？」

小劉點點頭。

「願不願意到我那裏去學手藝？」伊凡諾夫又問。

小劉心裏可打起算盤來了：「學手藝正對自己心思，可是自己唸書太少，不學吧，恐怕辜負了人家這番好意，……」

她鼓了鼓勇氣，兩個圓圓的眼睛看着伊凡諾夫的臉說：「我去！」

小劉才來到設計科時是描圖員。聽男同志說：日本鬼子時候，別說女人，就是男子也撈不着學這個的。

才來的時候，她真高興。她自己想：「我過去是掃地擦桌子的，現在蘇聯科長教給咱學手藝了。」這怎麼不使她高興呢。可是幹了些日子她又愁了，愁什麼呢？文化淺，人家都是什麼中學畢業的，她自己不過比睜眼睛強點有限，這又怎麼使她不愁呢。

起初蘇聯科長只給她一張圖紙，也不告訴她這是什麼東西，上面是畫着亂七八糟的一些粗細線，後來又給一些更亂的。這簡直把小劉急壞了：「這是來學手藝嗎？」她只是心裏想，嘴裏又不好意思說出來。她是越幹越沒有勁兒了。

她想：「不如去織漁網，還熱鬧，這裏又沒有女伴兒。」又一想：「我得飲水思源呀！要不是伊凡諾夫同志的幫助，我還能學這個手藝，還是老老實實的幹吧，總不能老這樣的。」

一天，小劉正在描圖，還是不知道自己描的是什麼圖。她描了兩個半圓的接頭，本來她就有點生，不大敢下手，接來接去把兩個接頭，描了兩個黑點子，她又想把它改好，誰知道，點的更大，更糟了。小劉的臉急的發燒：「這怎麼辦！」她心裏想。

對面的胡寶仁看見小劉的臉色不大對，就問：「小劉怎麼啦？」做錯了事兒的人，就怕別人問，本來她就急的要命，聽胡寶仁一問，便掉出眼淚來了。

正好，伊凡諾夫同志來檢查活，走到小劉的案子前，看見小劉哭了，就問胡寶仁說：「劉敏芝怎麼哭啦？」

胡寶仁說：「她把兩個接頭接壞了！」

伊凡諾夫笑着說：「妳不要心急，慢慢的學，心越急越學不好，你哭更沒有用，不是麼？」接着又說：「我在沙皇時代，學手藝比現在苦極了，和你們在日本時代學手藝的情況一樣。沙皇算是不想叫窮人會手藝的。自從十月革命成功後，我才撈着進學校，學成了手藝。」

孫恆魁接着問道：「科長，既然這樣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業餘時間成立個技術學習班，請你教給我們？」

「好！我頭一個贊成，先把我的名報上。」小劉不哭了，一聽說要成立學習班，還不等科長答應，她先報了名參加學習。接着大家都舉手通過。

「哎！慢點，科長還沒答應，咱們就通過了，那麼請誰教呀！」小劉一邊提議着，一面看着伊凡諾夫同志的臉，意思是：我們就歡迎你呀！

伊凡諾夫科長笑着說：「好，我可以擔任講師！」

小劉自從參加了技術學習班後，真和以前不一樣了，算碼子寫的也很整齊了，算術已學到小數點了。一天晚上在家裏算了一道比例算術，明明是個反比，就把它

算了個正比。誰知道第二天一打聽，原來自己算錯了。她一碰釘子就要耍皮氣，一耍皮氣就想起蘇聯科長告訴她的話，也就老實了。

圖紙漸漸的已能看懂了。你別說，小劉可真用了苦功，去年「三八」節時，廠方獎給她一輛很漂亮的蘇聯式的女人腳踏車。這時小劉心裏真是美極了，上下班的時候，或者去聽講座的時候，在大馬路上騎着車子，誰不「服氣」。

小劉今年十八了，常聽老人說：「女大十八變，越變越好看。」設計科裏的同志們却都說：「小劉十八變，越變越有出息了！」可不是麼，去年變了個光榮的青年團員，今年「七一」又變了個創新先進工作者。蘇聯科長說：「劉敏芝是未來的女工程師。」這不是變了嗎！

「七一」前的擁黨競賽運動中，「伯力號」船大修，這條船上須要新製一張房間配置圖。蘇聯科長把任務交給了小劉。這是新的考驗，是檢查小劉的成績。小劉心裏很明白，她還和從前一樣工作着。對自己說：「好吧！我一定把它畫好！」

第三天下班前，小劉勝利的完成了任務。兩手拿着圖紙，走到伊凡諾夫同志面前：「請檢察一下吧，科長。」伊凡諾夫同志接了過去，打開圖紙，兩個眼睛把張

圖紙看了個遍。小劉這時的心裏直跳，就等着科長的一句話。小劉越急，科長越慢慢的看，一分鐘，二分鐘過去了。忽然蘇聯科長一抬頭，把吸在嘴裏的烟一口長氣吐了出來，說了一句「奧勤黑老少！」（很好！）

「小劉和伊凡諾夫同志的像片登在報上了！」孫恆魁拿着報喊着跑到小劉跟前說道：「小劉你看，有多光榮呀，過去的雜務工現在是製圖員了。」

「七一」前，報社的同志就到設計科把伊凡諾夫和小劉的事蹟寫了去，還照了像。小劉白天、夜裏盼了好幾天，到底盼到了。誰又能知道這時小劉心裏是什麼滋味兒。小劉拿着報紙，在沒有人的地方，偷偷的親了好多的嘴。

現在設計科又新來了五名新的「小劉」，她們剛來到第二天，伊凡諾夫同志回國的消息已傳遍了全設計科，可是走的太急了，什麼也來不及準備，大家便和伊凡諾夫同志一起照了張分別紀念像。

在火車站的長長的月臺上，伊凡諾夫同志和來送別的二十多名男女同志緊緊地

握了握手說：「希望諸位努力學習，保重身體！」在臨上車以前，伊凡諾夫同志和小劉又緊緊地握了一次手。火車便緩緩的向站外駛去了。

明兒的光景能更好

石火風

一

太陽一露頭就笑嘻嘻的，好像爲慶祝農民的土地還了家。北海的浪頭一個接着一個向岸上打過來，好像爲這喜事來鼓掌。營城子鎮的人，不管是大人、小孩、男的、女的，都像過大年初一早上一樣，穿得新嶄嶄的，各個人心裏都有一股喜勁兒。遠地方也打着鑼，敲着鼓，老早就趕來了。不一會，會場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一片，臺上也坐滿了人。孩子們高興的唱起了：

「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，

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；

解放區的太陽永遠不會落，

解放區的歌聲永遠唱不完。

開會的時間到了。村長站起來，一面摘下帽子一面往臺子中間走，剛講一句話就被一片掌聲淹沒了。村長擺了擺手，大夥才停止了掌聲。

「各位同志們！今天開的大會，是個慶祝大會，咱們慶祝崔秀玉和楊桂花學會了開拖拉機。打今個起就要幫助我們翻身戶耕地啦！崔秀玉是咱們鎮上第一名女拖拉機手，是婦女裏面的榜樣；也是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建設的火車頭。她能有今天，是共產黨的領導，蘇聯老大哥幫的忙……。」

村長講完了話，下面的人交頭接耳在嘁嘁喳喳的說：「那一個是崔秀玉？」有的人拿手指劃，其實都是胡猜摸。這時該崔秀玉講話了，她心裏「格登！格登！」的直跳。她走到臺子前面，把紙單剛掏了出來，一陣掌聲把她弄的更忽忽啦，她鼓勇氣只好講開了：

「各位同志們……」停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沒有什麼可說的，我只像大夥一樣的高興。高興的是：我做夢也沒想到一個窮人家的孩子學會了開拖拉機。要沒有咱們共產黨毛主席能有今天麼？要不虧蘇聯老大哥幫助也不會有今天！……」最後